



明清別集叢刊

龔鼎孳 著

孫克強 裴喆

編輯校點

龔鼎孳
全集



四



龔鼎孳全集

四



龔鼎孳 著

孫克強 裴喆 編輯校點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定山堂文集卷十八 書

上房師項水心先生

春明之別，弟子輩得追隨杖履者，四人而已。而仙鶴駛如望風星發，延頸南向，莽乎暮雲江樹之思。勞草長安，又忽焉者幾月。或高秋獨坐，或同人笑語，耿焉幽結，如拜師顏。夢起辭歌，不盡之乎一歎也。領選後，便促裝就道。逢王子孫惠於廣川，執手喃喃，口吾夫子相念甚，寒沙霜鬣，實聞此言。倉皇歸里門，遽欲放棹金陵，仰瞻架座，冀一佩德音之琅琅，而寇警忽聞，魂銷鼙鼓，盈焉衣帶，溯望無由，輒自恨奮飛之翮短矣。緬惟夫子攬秀鐘烟，擷芳花雨，六朝之佳勝，盡在筆端，江左之人英，共推領袖。新班比玉，奇字如雲。因已標清望於仙遙，迴風徽於玄勝。而猥以江干勞吏，翹首龍門，則豈不有霄淵之悵乎？弟子某落落庸人，踽涼無似，既無一長可採，又未十年讀書，謬託師門，頓萌妄想，竊謂蓬山芸閣之地，依稀末光，庶幾放此簡疎，娛彼風雅。而一行作吏，萬趣都捐，清緣既不如人，事境復多相左，營營牛馬，實用煎煩。又以三楚兵衝，羽書還至，日無寧晷，損寤奪煢。即有好山佳溪，翠生嵐湧，亦輒過眼置之，欲其送抱抗思，杳冥悠縱，此實難矣。夫師友之益，能移性情，何日置身玉壺秋水中，使我塵襟頓濯也？希中人士，秀出等倫，頗得山川之助。偶搴江茝，聊憶越吟。亦既集有小編，共

欲求乎玄晏。軼顏風始，人習雅音，想夫子不吝瑤華之管言，以粉飾無荒色耳。

又〔二〕

客歲周子壽明謁選入都時，曾附小函上候老師道履。不意名高身棄，已長笑別東華矣。懷楮生毛，漫滅而返。嗣是以考成之役，走荆走郢，委頓舟車，抵秋始獲竣事，郊關烽火，便已連綿。霜角報愁，寒筇寫怨，遂致高秋莫席，除夜椒盤，俱付之敗堞荒雞，短弓禿袖。迨驚魂小定，而春事闌珊矣。間得馬子、王子寄音，知老師久作湖上之遊，清夢遙遙，如置身六橋、三竺間，周還杖履，恨江水激激，臂不能翔耳。入夏以來，狂氛尤惡，緣沉紅韎。甫此息肩，乃得從戍樓燈影中浣露焚蕤，端奉側理，望雲峰渺渺，九叩首而奏一言也。其爲師門第一罪人，擢臣之髮，豈易數哉。然老師之出國門也，人或爲憤惋不平，而弟子不敢爾，以爲介介榮落，非深知老師者，何者？老師之人則喬嶽也，老師之言則鍾呂也。所讓者講席，而溫旨慰勸，不啻再三矣；所爭者考選，而賢雋畢登，格局一變矣；所擊者舊輔之黨私排公，嫉棄善類，而踉蹌去位，如百物之在禹鼎，情態且不能自容矣。老師著著居先，聖明事事報可，格心訓志，何以加焉？所微有待者，遲一日黃扉紆蒼生望眼耳。夫漢之清流，爭推李、范，然矜尚氣節，無掄於時；元祐諸賢，進退雖各異趨，亦且道與位章，言隨身隱，未有幹挽玄化，功高不尸，疾惡如鷹鷂，護善如鸞鳳，用使玄黃定位，日月清明，海內食正人君子之福，而泊然以一身謝之，如我老師者也。弟子謁今日賜環，奉老師以綸席，膚寸合而雨域中，其視湖上猶夷，靜襟曠度，亦未嘗分毫損益。水流不競，去在俱遲，惟吾師足當之矣。乃亦所悵悵於中，未能自決者，時事可憂，迫於眉髮。比烽火薄都

城，搢名藩，山左摧殘，中原震動，而料敵者直決其不來，竟使百萬生靈吞鋒飲泣，此天下所共聞也。穀城鷹眼，何異養癰？即使食黠懷音，豈得驅羊餌虎？乃二萬膏血，徒飽狼餐，千里荆襄，坐成兔窟。謀國者留一劫以待打，當事者持兩端而無成，潰決不收，糜爛立見。比且連山密箐，高擁深藏，入蜀入秦，惟其指顧，如此情勢，收拾何期？至乃將儒卒驕，賊梳兵篲，路相遭而干矛不接，壁未奪而露布已聞，供億艱煩，閭閻困敝，誰爲籌幄？一任優遊。此弟子於風塵握槩之餘，目擊神傷，歎息涕洟而不能自解者也。若夫古今治理，急在擇人。今言利必庸，以空談爲金穴；觀軍未罷，聽頤指於中貂。口舌皆可得官，保舉莫臻實效，疊恥不滌，舍策已多，因病用醫，的是何等？夫讓者不可，爭者其又可耶？清者不可，濁者其又可耶？破情面者不可，護情面者其又可耶？此弟子之所以益不能解也。然訟言之不得，則私言之。嘗與王子雲作黃石齋先生抗疏左官詩，有『文人氣色須如此，世上勲名看若何』、『一片孤心謝朋友，幾人汗背立朝堂』、『燈燭影留神鬼語，風波身與岱嵩爭』之句。此雖不敢爲老師言，亦游夏莫贊，體分爾爾。若其高致雅量，固已等齊。越水、章江間，有兩千秋人嶸焉並峙，有識之士，又未嘗不爲世道幸，爲天下萬世幸耳。弟子五期作令，百事無成，惟服古考道之懷，未嘗一息間輟。雖戒車簿牒，旦晚紛拏，而此中耿耿有所歸嚮。至其接引來秀，用張楚才，本自性情，無有矯勉，江漢之士，皆能言之。只官趣日深，況味日苦。秋冬警否，尚難預知，痛定以思，百綻奚補。宮牆諸子，一時錯參，各天之涯，不知何日得交待玄風，執經座右。知老師湖天淡宕中，勅纜調笙，尋梅遣鶴，定有新吟滿篋，凌白舍而拍蘇髯，肯一開示塵襟，何啻濯以冰壺雪蠟也。家君雜帙，並拙刻數種，呈請訂，惟老師塗乙而訓正之。

【校】

〔一〕底本題下注「玩篇中語，似是上鄉試座師上虞丁公」。

上吳行可老師

廬陽舊稱江淮劇郡，地多曠衍，備禦爲難，久不知兵，人無固志。前者某從父老之後，晝夜設防，頗悉情勢。所幸賊烽飄忽，去不留行，率衆嬰城，差足自衛。倘復往來不定，姦宄生心，時勢艱虞，正堪流涕。且焚動之慘，徧及鄉邨，壯丁多逃，農器俱燬，田無可耕之具，人無資生之策，不蠲不賑，何以拯溺救焚？當事者催科、撫字不克兼行，上蒙下徇，每成套格。即如廬失守，原與舒、巢、英、霍無異，而報文猶以爲功。耳目萬千，意成掩飾，則罵賊不屈之廬先生何以死哉？至今言之，深爲痛心疾首。但某簿書下吏，手版支頤，即有血誠，莫由上達。老師以邦之大賢，爲國柱礎，一言九鼎，實合郡所仰，倘賜疏揭，造福生靈。豈惟大江以北，共沐鴻慈，即勒之史牘，將世世頌仁人利溥矣。舟次匆遽，不能備悉，粗陳大略，伏冀鑒觀。

上方撫臺

何生彬然蒙台臺辟招，致之幕下，久欲敦趨就道，而賊氛翔繞，實逼蘄、黃，石門要衝，資其料理。

頃射塌顛中一股，爲薪之兵勇所擊，幸已俘馘無餘，此路小通，遂令星言遄赴。本生明膽兼勝，絕倫逸羣，聚米以畫山川，捫蝨而談當世，孤撐半壁，蔚有奇功。曾以義激固圉，幾碎武人之手，亦自分時無識者，則卷書折劍，坐老菰蘆中耳。某稍稍扶振之，使其氣色生動，然雲風無路，每用快快。台臺博采廣收，斯人首及，可謂相空千里，驚出一軍。而本生自負其奇，亦念知遇殊常，感恩思奮，冀得一奏伎於鈴閣之下〔二〕，或先驅乎矢石之間，公瑾從戎，孔璋草檄，莫不名雄敵國，氣壓萬夫，號曰將才，殆罕其儔。方今之道，急在用人，止渴救焦，更無他術。誠得如何生者數輩，落落然參錯几席，仰奉周旋，甚幸甚幸。蓋深服台臺之知人善任使，而賀受者之遭也。於其戎裝，輒敢上箋爲介。干冒尊嚴，無任戰越。

【校】

〔一〕『鈴閣』，底本作『鈴閣』，據文意改。

上林紫濤按臺

日者伏叩崇階，兩承溫接，霜霆斯霽，春靄相輝，越格吐心，有逾骨肉，旁觀爲之色動，拊膺幾欲涕零。特達相知，千載一遇，其在今日乎？自茲以往，炎海冰天，東西南北，都不復問，惟一腔之血，金石難銷。皎日在高，寒江無底，庶其與聞斯言耳。某蓬姿弱羽，困頓五秋，每當衰草哀筵，便覺此身如寄，踽踽介介，世染非深，舟拍浪以恒驚，鳶跒雲而欲墮。自經振拔之後，神理漸王，冰雪愈堅，又不鄙而提誨之，俾之克有成立。今者半肩明月，照此圖書，一榻寒燈，竦其孤影，於以還報知己，自信夙心，去路

雖遙，此中難昧矣。某策蹇宵征，擬於來月初八。望龍光天際，渺渺難親，茆店雞栖，板橋霜老，知在台臺注念之下，不敢不以奉聞，以附於出則必辭之義也。至於一行之後，百端茫茫，代庖不顧前人，世情苛於去婦，總惟知天大庇，力爲護持。亦以嬰兒乍離慈母之懷，呱呱不休，當弗厭其瑣聒乎？

又

前者奔走會城，日侍玄暉，猷聞至教，繼以雅緒，如陟泰岱者，置身頂際，蒼蒼其高，而目前所見，皆雲光日華，非人間色象。晴川舟次，再拜知己之言，沙崖輕帆，人聲爭渡，望蜺旆遙遙，霞擁天半。歸來伏首寒簷，從瓶香爐火中，展玩諫草，一字一骨立。劉、柳無稱於事，姚、宋不著於文章，惟斯兼長，乃以復絕矣。某末路支撐，不辭艱苦，總恃依庇日月，掃滌幽沉，立腳聳肩，自知託身之有地。空庭閒攬，書懷古，視京國道上，驢背風色，差覺過之。方以自慶其遭，而狂氛不寧，我圉又且棘棘，披霜卧月，便復連旬。巴鎮一區，受禍尤烈。蓋其來迅若飈駛，鞭難及腹。千家烟火，一水舳艫，不能不歎蓬蒿而泣鷗鷺也。仗赫威之遐邇，摩厲戰士，申固樓櫓，俾之聞風東下，不敢久停，而後來零枝，聞尚踵接以至。目下訓討軍實，茫無寧晷，除夜屠蘇，想當在冷戈荒堞間矣。理臺感戀恩私，次諸心骨，拳拳致音，謂當吾世而有周旋患難，肝腸雪皎如台臺者，得一可以不恨，便附札子，寫其謝悰。並汲引某，亟再申前請。此丞才品卓爍，迴越凡流，操持矚然，頗有濯濯冰槩之槩，在小吏中，矯焉雞羣之一鶴。某與之同事，深習其人，敢妄舉所知，竊比於以人事君之義。想台臺晶鏡達乎四目，鼎呂重其一言，鼓舞羣才，振拂寒子，必有以使之出淵谷而登喬林者。豈惟此丞千載一時，即某與有榮焉。不揣冒昧，輒爲上通。伏冀

鑒注。

又

前者不揣謬愚，奏箋涓閣，蒙台臺賜之清覽，答以哀華，睠飾有加，溫文備至，固已風霞絮景，璣璧齊暉，一時目霽心開，煥若披面。輒用九絲蜀錦、七尺檀板奉之。即無論知己情深，而以燕、許巨公，握槩執衡於上下風，牛馬走竭蹶橐鞬，且不足備衙官，其何當游、夏之贊也？語曰：『慶霄在上，萬物五色。』此亦某自賀千秋之一時矣。伏諗陽道方亨，和光漸布，三楚氓吏，仰戴新庥，與絲柳霏桃，並迎春旭。矧如某者，尤屬恩私，其爲翹切台塵，豈直旦旦叩首已耶？屬者狂氛東下，復自潛、太折回，四股並而爲一，與豫兵新三營對壘前途，遂連晝夜，我師殲焉。落日黃埃，鼓聲淒斷，半灣潞水，不禁捲土重來。某獨倚戍樓，磨盾枕戚，霜濃雪老，鐵衣在圍，未審解嚴何日。歲內淮、皖兩師經過，斬上，頃復不知何在。而郭金城一旅，爲防道檄往，斬陽非久，纔回西陵。至遼將二千，屯駐光、固者，曾見閣部檄之回襄，亦未審今在何地。總之兵來賊往，相值爲難，遂便狐虎驕張，飛而擇食。禦侮之算，日夕煎心。既苦東寇之未寧，又虞西氛之漸至。茫茫江楚，左顧則左急，右顧則右急。緇文琴榻，斷送烽烟；竹韻茗懷，消歸戎馬。今昔頓殊，擊楫聞雞，但增悲壯耳。敝房師舟過蘭渚，某一輩逆之江干，酌苦挑燈，談深夜短，因歎台臺之以國士遇某也，不啻其身自受之，助以砥厲名行，副茲良遭，成塵勿渝，碎者爲期。烟雨寒汀，實聞斯語。削函上候，囑爲代齎，想庾嶺風遙，拳拳難寫，一枝折寄，何敢作石頭浮沉也？謹內典籤，伏惟崇照。

又

日者寇犯巴、川，上厪慮。台臺不遽加遣督，而俯垂清問，俾以詳陳。冬暄正溫，秋霜非烈，仰見淵澄天朗之下，曲軫幽私，某不勝感激，不勝惶悚。竊念江、黃要地，斬號兵衝，南接廣、梅，東通英、蓼，而西北則黃、麻、羅之壤，繡錯星連，一隅孤城，實爲三楚門戶。每當寇警突發，此地受禍較深。其待罪五秋，靡宵伊旦，樓櫓陞池，戈鋌甲乘之屬鱗鱗壬壬，以砥以固，莫不當食三起，既厥辛荼。一切勞費，皆獨手支撐，不遺餘力。而又選練健兒，教之擊射。嘗深入虎穴，奮其鷹搏。數年以來，賊寢爲之不熟。而又聯絡土著，倚山結屯。張我聲援，制彼狂逞。青峰片片，化爲城郭。他離之子，不至興歎無家。半壁殘甌，血痕掩映，有蘄山蘄水知之。蓋某自受事來，身家兩字，已置度外。故五霜株守，戍樓之日，多於官齋；握槩之期，紛於視牘；韎韐附注之緣，久於氓吏。目幾生翳，骨漸消衣，而不敢言苦。崎嶇以歷險隘，馬足爲之中蹄；奮袂以當大敵，矢石爲之雨下。援卒一呼，芻蕘不繼，則刀戟橫陳，見者爲之股栗。固已數死數生矣，而不敢言危。捐金犒士，或解及銀艾；賑貧恤乏，或質及簪珥。一舟載石，四壁餘琴。但使邑有完人，自分家多廢產，而不敢言困。凡此皆某所以扞衛此土，而忠於所事之職分也。使其偃息在牀，怡處在堂，闔冗自甘，視蔭勿恤，則蘄春之不有今日久矣。惟是巴河不能保聚之故，固可得而詳言焉。該鎮之去邑城，以七十里計。某抵任之初，今相國猶里居也。曾以保甲團練諸款與之商榷舉行，深荷同心，極爲許可。復單騎至彼，飭勵鄉兵，冀爲一勞永逸之圖，必須築壘濬濠之舉，以此曲徙，謀及高明。而爾時賊禍未深，慮始不易，或且謂環鎮之前後，稜稜山石，不便釘椿

掘坑者。某獨拍難鳴，坐是索然中止。倘有一人焉，起而唱之，則事竟成矣。然鄙衷惕惕，每飯未敢忘巴河也。至丙子冬間，數罹大寇，半村烟火，化爲一炬焦原，飛棟連雲，並歸劫焰，河干泛艇，盡旅食於江南，日瘦慘淒，久行空巷，斯情斯景，對之漣如。再四招徠，始稍稍復其故土，亦僅於敗垣殘瓦之隙聊且誅茅，無事則貿易以謀生，有警則渡江以逃死，暫來暫去，風鶴無常。迨呂賊發難於武昌，騷人興思於故國，某謂就是機會，足圖久長，文告丁寧，婉爲撫諭，見有示稿，載之小集中，可取而覆也。客歲荆襄岌岌，寇勢日張，某復謂乘此補牢，猶云未晚，而適巡道袁參議以追隨憲駕至黃，亦蒙垂念殘置，鰥鰥卻顧。某再四商酌，敦求倡義之人以領厥事，而卒無應者。蓋巴河之能設險，實有兩端，而人情之厝火積薪尚不與焉。其一則苦於大江之濱漣也。語曰：『置之死地而後能生。』夫所謂死地者，前無可趨，後無可避。自知此身靡託，乃始竦然易慮，求生路於萬難之中。如薪之各鄉，結堡立營，人自爲衛者，不下百餘處，皆其去城既遠，距水復遙，賊騎橫來，必以身膏野草，妻孥贅畜，穴地難藏，以惜性命之心易其惜財力之心，雖至愚者，亦知早計，不事驅督，浹日而成。若巴河一水盈盈，片帆可渡，家留漁艇，便是長城，人在中流，矜稱樂國，即乙亥春間有鎮筵營兵留彼駐守，而巋然高閣，亦惟栖寄水溪。舍此不圖，更無長策，況在愚昧，當復何如。此地勢之不可爲，與別鄉相什伯者也。其一則苦於倡首之無人也。語曰：『居高以呼，聲非加疾也，而所及者遠。』巴河一鎮，視以歸向者，舍今相國無如矣。當其家居之日，寇雖逼斬，旋即遯去，人尚狃於晏安，即懷維梓之深憂，莫遂撤桑之大計。及乎司馬既入，蛇豕漸驕，一苦烽烟，再遭播越，殷厚之室，既已別覓鶯枝，而鶉衣糲食之子，桑樞蓬戶之流，惟有友魚鰕而淪風露耳。驟語以守禦之策，某某任力，某某任財，雖操筆而走其市，猶無益也。豈惟無益，且階之厲。

眈眈觀望，莫適爲從。無米求炊，雖巧者惜其不可矣。此人情之不易爲，亦與別鄉相什伯者也。有此兩端，旣難措置，而又鞭之及腹，苦其不長。每當警報狎聞，檄告該司，已逾日夕。至若此番奔突，狡謀更不可窺。風驟雨馳，迅雷莫掩，守城之兵，旣少而難懸入；援勦之卒，又遠而費疾呼。某即有槌膺灑血之心，苦無搏虎當輪之力。迨道、府檄促郭弁令之前來，雖狡賊望塵宵奔，而救焚亦已不及矣。惟是某黽勉茹蘖，幸已及瓜，受台臺特達之知，捐糜不足圖報，謂過此以往，稍稍得見天日而息驚魂，皆出喬燾之賜。不虞時會乖舛，又遇此等情形，非始終望台臺振拔之，則粘壁之蝸，何能自脫哉？因憶數年前陽邏圍風雨，大鎮一時被燬，時在事者爲李鼎老，亦岌岌憂其弗免，而諸當事力護力持之，幸有成立。以今方昔，似亦無殊。倘台臺俯念苦衷，慨爲原宥，謂巴河之不能設險，稍屬有因，謂天下吏之處此多艱，或非玩視。吹枯夷爲春豔，布暖日於冰巖，其爲轉移，止爭俄頃，而於扶植散材、鼓舞勞吏之盛心，且永永無負矣。外附拙集，內有巴河一二條，並望清覽及之。

上林紫濤老師

舟中一拜，頓遠台輝。芳草連天，烟光渺渺，回瞻仙鷁，欲往從之，恨水漲桃花，褰裳難即耳。生平離別之際，本不勝情，今於吾師，更當何似？此中忽忽，覺江雲岸柳，觸緒牽人，南浦有黯然之思，東流託相憶之句，雖夢逐千里，猶不謂遙也。因伏自念某姿才凡下，文質無所底，五秋棘邑，茶瘁則有之。而語於治狀，奚足比數？誠不意老師許與氣調，猥賜矜獎，拔之稠人之中，冠諸三楚之上。揣分揆理，

幸出望外。今日乃始再拜稽首，告於上下四旁曰：某且得與當世大賢稱門下士。其自高高參衡，滔滔沔漢，實式憑之。夫布衣一言，肯相爲死，況某猶具鬚與眉，爲海以內一男子，指心誓胸，有生以來，得如今日，其與有幾，而敢忘知己大德，必非夫哉。惟是弱羽孤蓬，當驚風奔湍之下，驚餘顛頓，更不可知。吉曜初違，蘇天何怙，深宵骨悚，較甚曩時。恐一旦失足沉淵，以貽生成之辱，倘仗庇倖免過戾，半肩鶴鳴，揖楚水楚雲而往，則冀老師星辰之履，旦晚登朝，拂塵土而見天日，是所厚賴。春風柔好，台候有嘉，伏惟金護玉持，爲世道蒼生自重。倚檣馳奏，草草不虔，寸緒萬端，汎瀾未布，尚猷嗣遣，悉此驚悼，不任依戀懷往之切。

又

憶江漲泛花，溪條如絮，拜別老師於白鷗碕畔，青雀舫中。爾時神緒淒迷，蒼茫興歎。上則三泉之水，下惟西塞之山，相與等量乎風襟，引伸其離抱。迨月隨檣影，已在雲梢鳥背間，而後徜徉自失也。湓江鴻羽，再捧瑤華，矜獎鄙愚，頓忘涯分，味曉鐘度破之語，心骨冷然。弘景發夢於松風，長源標情於霞嶽，方斯曠致，未足云多，殆沃熱境以清涼，灑塵盆以甘露矣。春老夏驕，紅雨如擲，鶯舌旣卷，蟬翼且升，門生苦守荒齋，從蕭竹亂蕪中，日手一編，與簷陰相向。每當爐烟早馥，甌痕午清，輒自憐骨相迍遭。遭遇明時，有同坐廢。一區如斗，六度炎焔。今良苗懷新，商飈漸近，猶著敝衫而不換，戀綠橋以穩栖，蘿菊繁遊子之魂，巖川畱錮客之跡，旣已意思索莫，精理銷亡，然且簿牒擾其晨昏，戈鋌奪其筆墨。鯨虎有穴，實逼江、黃，自風聲鶴唳，羅田不戒以來，泊沉竈產蛙，淫霖橫流而後，補綴殘缺，如葺漏

舟，調馭兵氓，如馴獐犬。跡其情景，處以太平之吏，一日難堪，況乎力困魯縞之餘，氣盡三鼓之後者哉？已又私自念也：某性即茆愚，體復疎放，書滛間負專癖，官事茫無寸長，加以習氣未除，倔強猶在，淡妝不飾，拙繡難工，自謂信心而行，豈能與物無忤？當風急浪迴之日，幾不免篷摧柁折之憂。自非老師覆以慈明，曲加矜軫，則曾參殺人，或投杼於三至，而虞翻知己，意絕望於一人。必且長辭晶霄，永淪幽壑，誰復伸眉抗色，以至於今？矧乃拔之衆中，遇以國士，謂其才猶足錄，將舍短而用長，亮其志亦無他，並略瑕而存瑜。正訓已鏤於股骨，霽顏無異於家人。遂使蓬戶雙蛾，生輝石黛，硃硯片質，敵采夜光。追惟惻惻之驚心，何異超超之玄賞。此蓋神明不可知之契，豈藉國人諸大夫之言？昔柳子厚曰：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，非人也。夫以柳州立身大節，本無可觀，乃於師弟之間，持論尚復如此。況某垂髫緝古，束髮綰論，頗以忠孝自期，其生平意氣，見推於同黨，其或違棄夙者，慙負恩私，甯惟韓厥、叔向輩，從千載上寂寂笑人，將廣漢、高衡亦謂是子也有胸無心，不足以辱薦襴之墨而吐之矣。初擬戒裝有日，乃敢布悃師門。自三月廿三日得截俸之報，株守至今，尚無咨取消息。計袞烏還朝，爲期非遠，輒爇檀盥露，一寫所私。遙望而穹，但有苑戀。

上熊雪堂老師

春深鼓楫，拜別師顏，柳色臨岐，黯焉難任。闕來未久，便爾驚秋。中間情緒遙連，每欲一函相致。而淮鱗楚雁，轉瞬茫然，以斯耿耿矣。老師道履日增，頌聲颺起，今且膺上考，賁華褒，佇綸羽之餘聞，

結鉤絲而侍禁，花飛金斗，冰照玉堂，跂予俟之。某本庸流，不習爲吏，硜硜蝸性，與世寡諧，彳亍江干，勞心怵怛。比來數月，以日爲年，所幸山川如繡，風景時佳，攬其蒼妍，動增流趣。間於馬牛之暇，搖舟探石，捲葉酌泉，心骨冷然，人影俱碧，一片青山白雲之意，又復愴怳猶夷，自顧手版支頤，覺我行穢，正未易言此也。薄采江芹，敬馳燕喜。私衷山積，曷盡蟲箋。

復熊雪堂老師

讀吾師新詠，蒼涼婉麗，不泣神傷，正似玩清溪大業諸篇，恍忽淒迷，感動頑黠。此種癡愁，自索解人不易得，腹悲影語，何易示之悠悠乎？從文字簡點人，尚是一輩聰俊所爲。若今之蜣螂轉丸者，滿眼塵沙，一身肉氣，恐未暇簡點到此也，一笑付之。鄙句率然，有乖大雅。慙愧瓦狗，倒換金獅耳。

又

不孝門生，天壤間最不足比數之物也，而即負天壤之大慙奇痛。國亡逃死，猶自詭於人曰：不忍以高堂之身一擲。今竟何如矣！記甲申之秋，與老師望雲灑泣，抗表陳情，嗚咽迷離，泣鬼神而動風雨。河梁判袂後，蒙吾師遠垂存記，猶重理令伯、太真之語，代遊子招魂。春草陔雲，寸腸爲斷。徒以氛霾肆起，豺虎齧人，門生素負癡愚，兼嬰眾怒，孤禽填海，弱弩迎潮，畱身既苦單危，去國復虞狼狽，忍情縮涕，稍示低回。冀吾師之旦晚出山，與南士之連翩脂轄，庶幾抽身較易，我道弗衰。而不虞罪過彌

天，造物者奪先君子之速也。聞訃摧裂，矢不更生。七尺幾何，錯過此兩大事。正含茶抱棘，萬毒錐心，而新垣之彈事至矣。棘人罪案，罄竹難書，寥寥數言，何易可了。且中山之篋，毛吹一事不可得，而追論及於畫眉。琴劈司馬，鶴煮君平，乃是此君自作韻事，正使惠邀白簡，穩我青山，亦幸甚至願也。放棹便行，恨臂不羽，風水遭阻，暮秋始抵白門。從初士處拜誦良書，頓慰離索，折梅擬寄，苦乏雙魚。伏由居巢，荒廬淒闐，忽門前剝啄，則使者以瑤函辱臨，慰唁殷勤，所以寵施先君子者甚厚，乃至分謝仁祖之米，而進郭有道之芻，義薄雲天，情深骨肉。豈惟先君子九原之下，藉先靈以不朽，即不孝門生，渙忍墮落之忝生，亦竊幸古道蔭拂，稱於海內曰：小人有父，見收恤於名公大賢如此，不以藐焉之遺戮延累也。親也罔極，吾師亦罔極。其不爲環草之戀戀者，必非人哉。喪亂之後，四海無家，八口嗷嗷，等於饑鵲，負土之期既迫，叩門之辭不工，神理煎枯，幾成壑槁。月之廿五日，始扶輿返郡，浮厓西阡，青草荒原，斷魂千古。幸先君子生平斤斤自持，無玷物論，父老子弟，夙被仁風，猶存直道，已粗撫大略，乞附俎豆於芹宮。倘此事仗庇得行，則生稱於鄉里曰善人，沒祀於社曰鄉先生，今而後，西山遺老、南國少微之品題，庶幾附青雲以稍釋遺憾耳。誌傳大事，尚有待於鴻椽。嗣圖蠲拔身心，長跪以請。敝郡一望藁莽，曠若窮邨，城郭人民，傷心遼鶴，故廬數椽，鞠爲焦土，則奉老母僦屋而居，度歲以後，當仍返居巢，或卜家秦淮。繞樹茫茫，有同萍梗。一二簪紳故老，皆賦首陽之薇，晞皋羽之髮，抗懷雲上，視我等爲江令、沈郎。當軸諸公，不善自爲謀，一至於此。彼實謂東南賢者，皆可爲腐鼠之嚇，而豈知鴻飛冥冥，非弋人所得慕哉？門生虎齒餘生，魂銷樂棘，槁項黃馘，誓老山中，豈能復以殘軀供人評跋，致北山猿鶴，冷冷笑人？惟望吾師文昌之履，再上星辰，俾正士知歸，萬物吐氣。隸也不力，當於

長林豐草之下，歌詠盛事以紀太平。此固薄海名流所共傾心注目，不獨宮牆之子捧戴一世龍門也。近詩清蒼高渾，風格孤鶩，人在青霄，響成白雪，雪山嘯詠，道力良深。倚次哀吟，僭成貂續。中懷歷亂，啼笑無端，瓦狗之視金獅，何啻倍蓰隔乎？縹緲大業，彌富名山，風雅日星，照映千古。柴桑而後，僅見吾師。便雁相聞，幸時垂披示。空除索莫，間一拈弄自娛，輒奉南車，以當北面。使旋布謝，正值歲除，貧冗交侵，委頓欲絕。草草不悉情事，別楮報臆，如對玄襟。憑恃夙期，鑒其率爾。太老師、太師母新禧康勝，知吾師綵舞之樂，不以三公易也。敬百拜申候。不敢另箋，惟乞過庭時叱致。

又

烽塵忽起，江國沸羹，夢想宮牆，五中如灼。逢人問訊，然疑萬端，悵風鶴之頻仍，有魚鴻而自阻。陳蔡之厄，及門莫從，反不若荒井藤陰，得以追隨杖履也。嗣見題報，知老師決幾勇哲，道履巋然，以爲深慰。談固山至邗江，意吾師或隨營北上，自敝里遣急足裹十日糧探問動定，而查不可得，爲惆恍者久之。秋初抵白門，晤韓子聖秋，始知吾師堅卧柴桑，翛然遠志，以鑿坏之介節，保晞髮之初心，思託黃虞，道貞常變，欣服可知已。惟是太老師母仙逝之耗，同日並至，不任崩迫之情。吾師純孝格天，毀瘠踰禮，所不待言，而慘慘素冠，遽見於亂離之後，觸緒興痛，萬感填膺，何造物之巧相虐也？所幸板輿樂於三公，哀榮備乎終始，陳情一表，厚愧絕裾，天壤之間，更無遺憾耳。門生某身如萍梗，性狎蓬蒿，久踰援琴，猶甘誓墓。輦上諸君子敦篤再四，不無偃蹇之譏，而不知臣精已消亡矣。獨是三四年中，飄泊窮途，不廢吟詠，述懷覽物，篇軸遂多，未極斐然，徒資蕪爾。見吾師新詩累帙，感事懷人，旨深格老。